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酉書社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另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七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明六

艾穆

盧洪春

董基

王就學

周弘禎

雒子仁

劉綱

朱維京

謝廷賢

顧憲成

顧允成

張納陛

賈巖

諸壽賢

彭遵古

王德新

于孔象

陳泰來

薛敷教

安希范

譚一名

孫繼有

劉元珍

龐時雍

湯顯祖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七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明六

艾穆

按明外史本傳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南星喬壁星皆就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誥勅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

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譴議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之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愬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歎息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通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願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勤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大臣之哀以爲榮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嘗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桎梏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昇出城穆遣戍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既而復甦遂詣成所穆居正鄉人也

居正語人曰昔殷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此分宜矣九年大計復實穆思孝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還四川食事屬還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寶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宜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輪贖放之還穆病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壁星隔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纔纔三萬言

盧洪春

按明外史本傳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違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排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諸證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夫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聚祖考之精神今弗躬弗親徒委諸疏賤之臣子則神必不聚縱陳蓮設豆登降奠獻祇爲演而已矣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祗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

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母謂深居九重外庭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其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諛諛必多喜遇諫諫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人主舉動近則天下視之遠則後世傳之勢不可以終掩即使諸臣盡憚威嚴莫敢顯言以匡君過或有裨家野史私綴筆札垂諸後世陛下安能盡禁之故臣愚謂陛下誠有疾也則當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於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扶掖用術文過飾非幾以瞞瞞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諫疾違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諭教帝不從廷杖六十斤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稿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

董基

按明外史盧洪春傳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庭尚書張學顏諫不納基抗疏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內庭清殿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頃焉保盜竊威權至於震主乃一斥輒退者以未嘗握兵也假令保擁重兵事未可知矣內臣即多技良萬一有行幸山陵其間則今日之兵將爲之藉矣陛下以爲行幸山陵

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勒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賜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怨則變自此生聚三千人於肘腋而使蓄怨以處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資已二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之邊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誅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語司禮監曰此事禁禁廷諸人擅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開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罷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諸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王就學

按明外史盧洪春傳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規之爲流涕且曰恐他日爲子孫禍錫爵笑曰此外人浮論吾密揭屢進皇長子知之就學曰公他日能出宮中密奏與外廷相質邪一旦禍發悔何及錫爵撫然明日遂反並封之詔改禮部進員外郎尋以清望調吏部二十四年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舉言之帝怒抵其疏於地

就學抗疏曰聖母上賓音容不可復即猶可以憑棺躡踊而少盡其情者在此寸晷耳今以聖躬違和遣官恭代臣聞之不勝痛心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今乃斬一攀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而心甚銜之論二年詔覲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卒於家

周弘論

按明外史李沂傳弘論字元孚麻城人個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爲州同知還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諫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于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言長璫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那係泰熾當居正時燬則甘心獵犬那係則比迹寒蟬今燬官太

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
待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
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
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
出燬世僕於外屏張鯨使開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
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
怒滿代州判官再還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
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治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
尋召爲尚書永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軍夏邊務
巡撫會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
交際弘治疏發之詔覆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
秦漢二壩弘治請以石爲之且於轉利渠外更添一
大渠北達駕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薦呼承
恩王文秀呼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誅澄海典史投勒
歸卒於家天啓時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

雜于仁

按明外史本傳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
事中神宗嗣位馮保竊權帝每御殿保輒侍側遵言
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臣拜天子
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大學士高拱
惡保方謀去之遵乃拱門生保疑拱所爲明日遂與
張居正合謀逐拱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袁綸因
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項
之給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給養病
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爲遵罪因傳旨詰嵩必
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皇權不敢承俱
貶三秩調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祿

卿改右食都御史巡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曆十
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
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諫其略曰臣備官歲餘僅
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
廟享遣官代行行政事久廢不親講筵久輟不御臣知
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
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
不思德將無醉而餒酌是耽下盡不足繼以長夜此
其病在嗜酒也陛下六宮備具不思戒之在色而寵
十俊以啓倖門溺愛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橫斥儲位
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陛下富有四海不思慎乃儉
德而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
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賁賄復入此
其病在貪財也陛下宸居尊嚴不思不怒而威而今
日傍官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
藏怒於直臣如范梈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誅不申
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夫君猶表也臣猶景也
表端則景正陛下嗜酒何以責臣下之沈湎陛下戀
色何以禁臣下之淫荒陛下貪財何以懲臣下之饕
餮陛下尚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膠繞身
心豈藥石所能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
此以往更當何如昔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
標其人也陛下下藥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人
朝必首言聖躬大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
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
社哉陛下之禍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
不敢言則曰居蓬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故

鎮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
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鑊何避焉
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
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蘖斯夕不
輟心志內懣威儀外缺神再疏妖姦寢與在側啓寵納侮
下醜醜勿崇色箴曰豔彼妖姬寢與在側啓寵納侮
爭妍誤國成湯不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禁勿厚
財箴曰競彼錄錄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
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劍利天命難進藥陛下貨
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盤
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羣怨孔彰進藥
陛下舊怨勿藏疏曰帝震怒會就暴留其疏十日所
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
於毓德官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
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
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
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子于仁引疾
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啓初贈光祿少卿

劉綱

按明外史本傳綱邳州人祖文詢孝子父應辰舉鄉
試不仕亦以孝義聞綱舉萬曆中進士改庶吉士二
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
湯罪己之誠文景獨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
比大工肇興伐木權稅採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
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需
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
所在如讎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

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畫之為夜之思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來簡禮祠罷朝講棄股肱聞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庭有不知上天事不見邪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餐有汚政地何以閭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見者痛心聞者太息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開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寮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廢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不錄敘是曰積才闔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卓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免顧大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卓處堂相安小之墮政事而羞士類大之義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闕白諸會聞也帝得疏甚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議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志卓短故陳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泣四川人

朱維京

按明外史本傳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人為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曾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計二十一年開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為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長欲少遲開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開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采涪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必自此起陛下奈何慢視之聖諭念及中宮甚盛心也但中宮苟離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並封之意猶不遵行必以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為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夫錫爵夙駕還闕羣臣咸望其收巷遇之功而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

人心矣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錫爵雅以忠義自許臣方以古大臣望之豈忍比擬及此正顧其深鑒而力反之耳帝震怒命讀成極邊錫爵力救得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謝廷讚

按明外史本傳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為東安知縣利歲饑更偽增戶口目賑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為請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購於神夢四人語屍所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未授官即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帝有詔於二十八年春舉行開立冠婚之禮將屆期都御史溫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之不報廷讚乃上疏撓易理以陳時事曰觀乾坤以明閭閻之當補臺省之當選即指益以明礦稅之當撤即家人以明冠婚開立之當速即中孚以明詔令之當信而未言皇上誠採納臣言即罪臣出位斥逐臣禁錮臣臣擊壤丘壑有餘榮矣持疏跪伏文華門候命諭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數日命大學士趙志卓一貫擬勅諭令禮部具儀比擬論進竟不發志卓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靜候遂罷廷讚職為民并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邵本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耀主事鍾鳴陸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開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啓中贈尚寶卿

顧憲成

按明外史本傳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為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實庇起鳴攻自修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并責大臣言官各務自反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議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皇上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己意援而附之為違祖訓乎為悖祖訓乎不可一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不可二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子一體也主壘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為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為實不可三皇上以為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為太子諸子為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

而然乎綱尊鈞大過所由生而姑任之不可四皇上以祖訓為法子孫以皇上為法皇上不難制其所無後世詎難禁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啓萬世之大愚乎不可五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為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不斷以人義而為此區區不可六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不可七自並封命下叩閣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正欲為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據當必積誠感格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不可八皇上神明天縱非溺龍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能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不可九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子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兄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是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鑑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還文選郎中所推舉率

與執事抵牾先是吏部缺尚書許欽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惡萬化乃復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歸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啓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應旂遊授以考亭淵源錄遂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一以程朱為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聲毅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推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不揚為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為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憲成誣詆光祿丞吳炯上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千里豈能無訛如御史兆魁所指臣與憲成同鄉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惡憲成被誣而天下遂以講學為戒絕口不談

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損疏人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殺政者猶未止諸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最後爭移官紅丸者忤魏忠賢者幸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為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顧允成 張納陸 賈巖 諸壽賢 彭遵古

按明外史本傳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動於奉侍冊為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通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事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暨且憲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復清人房賁運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賁誣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媚笑屬官無所不至世乃有奸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如賁者臣等自功讀書即知基瑞以為當代偉人賁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實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譴讓及得允成等疏謂賁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母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三年來今日

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諫言直陳敢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敕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臣等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魯張璠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為罪獨奈何獨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寢復詆瑞及思孝言臣為著二十年曲議本溫無不如瑞獨崇諫飾虛則不屑為其言絕在誕實自是獲罪清議出為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賈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連章攻襄襄與鼎思並請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為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陸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開立大典年來無敢再讀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茲既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福遵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象即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舉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封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成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為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疑未幾吏部尚書孫鑣等以拾遺事被責

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為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陸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誦允成光州判官納陸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陸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尚風節都邑有利害輒為請於有司而後已允成既廢與兄憲成修復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講學其中納陸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為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徐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啓中贈允成納陸光祿少卿巖尚寶丞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既釋褐上疏請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為國子助教禮部主事威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選疾請告歸授徒自給築室吳之華山築述周易未畢卒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王德新

按明外史本傳德新字應明安福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父喪除人都座主申時行方柄國或勸往謁可得美曹德新曰吾安忍奉生平而盡棄之乃補刑部十五年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侍中官張誠援力計都御史辛自修冀留用諸御史不平交章論起鳴帝怒誦高維嶽趙卿左之宜張鳴岡四人而悉奪他御史俸德新抗言曰起鳴人品具在公論非有功績足錄為陛下素所深信陛下試思此舉果出宸衷獨斷否耶夫子奪不出朝廷使左右得肆其應時事可憂孰甚於此彼近習學幸巧於文奸

必謂陛下聰明天縱誰敢欺蔽此言一入將有浸惑君心而不自覺者不可不辨之早也且因一尚書而罪諸御史脫斥及乘輿更以何法治之疏入帝大怒執下詔獄究主使者刑甚酷德新厲聲曰死即死耳終不誣他人主者以狀聞則籍為民巡按御史朱鴻謨疏薦許旨奪俸久之起南京工部主事擢光祿丞母憂歸竟不復出

于孔象

按明外史本傳孔象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設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象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壘之器遂取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未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既弛必與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母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達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象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官產子必宮闈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於后妃而後魯斯之慶可望陛下

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會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過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顧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象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誘誣又謂朝綱倒持遂欲生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議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達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誘啓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禍始錫爵之兩論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為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乎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為宗社計獨不為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象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象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象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陳泰來

按明外史于孔象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護切

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瑋命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誅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為點定奏帝以應圖既貶不問泰來卒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贈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薛敷教

按明外史本傳敷教字以武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以給事中王賜書勅之令尚寶丞諸保貽書應旂令勸應旂反勸應旂大怒應旂又勸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勸應旂挾私黜郡守論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鑒唐順之羅景淳齊名天下稱王唐羅薛其間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為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復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緝庶案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自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簿籍未為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

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顯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官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官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視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爲非憚不敢終即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 諱一名 孫繼有

按明外史本傳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計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朝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大第屏黜趙用賢節舉震天下止以吳鎮賢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覩憲指文章攻擊至如孫繼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順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承繼世達先後去國順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閹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

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譴攀龍反置其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生視君父過舉竊違補救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寵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閹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棄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諱一名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景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一名大吏人繼有餘姚人一名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象薛敷敷教張納陸等一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一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繼又相繼罷去矣惡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劉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爲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部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朱應昌付之豈不悞國家大計哉與一名疏疏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閹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餘一名名補繼

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名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 龐時雍

按明外史本傳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爰皋等大士沈一貫密爲地帝給事中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雖儉人叢聚奸惡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聊席奧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顧獨任其咎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阜有疏每以黨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開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辯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阜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舊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扶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中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事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爲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開寺之曲謹具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稱民賊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勅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廢惡乎帝得疏怒命

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項之慶遠及御史李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誦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罰者皆自免去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遂藩既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丹南濟議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督覓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制議用選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會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謀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又與錢一本爲同善會表節義郵餽寡行義重於時時雍沒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湯顯祖

按明外史本傳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滯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省贊科揚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佩同官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使言官皆迴心惕息

而時行安然無指摘之虞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囂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屬大以其私人覓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變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驟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論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諸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譴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賢而顯祖贈賻窮老三才皆漕淮上達書迎之謝不往少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謂本朝以朱謙爲宗李夢陽王世貞輩雖氣力強弱不同等屬文耳子開遠自有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八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七

姜士昌

呂坤

李懋愷

丁元薦

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汪應蛟

鍾羽正

鄒元標

高攀龍

饒伸

陸大受

張庭

李倬

謝廷諒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八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七

姜士昌

按明外史本傳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清修淳行

不競於物嘗割田千畝以贖宗族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爲實以父名較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留中錄遺直舉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剛使李三才素著直諫五拔擢以屬士節又請復建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賊吏之罰以嚴名實疏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已因風竄請早建國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予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齋表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貫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已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已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冀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效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積家徒壁立貧無餘資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

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爲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輩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較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象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各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點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敢起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傳應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謀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請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愷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賢願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皮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謂之南而鋼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填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

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謀李廷機廷機大患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意非士昌也朱廣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鑄三秩為廣西食事御史朱廣論救復詔一貫制廷機帝忿誦燕平定判官再論士昌與安典史士昌好學屬名檢居板憤時疾俗欲以身就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寬齟齬以終士昌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廣等大罪十二言自一貫鑒奸相未有之數至今日愈出愈奇笑李林甫盧杞秦檜之類古權奸肆毒止一身今乃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一貫在位錫爵為過去廣為未來一貫去位廣為見在廷機為未來今廣與廷機皆為見在錫爵又以過去為未來亦鑄三秩調邊方用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

呂坤

按明外史本傳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為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還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金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為左金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逐

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尚連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輿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也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餓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藥未完流移日衆棄地侵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軍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救濟金安能為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散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古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退民丁以恐民困怨民誰與合戰哉故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士薄民生實難自造花絨比戶困趨過提花紫包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絨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陸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侵渴瘴癘死者無算矣乃一木

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部縣費千倍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資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獨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征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輪課而後句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萬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極乃止令同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懇斬一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廩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筆

去之祿復五城厥衡降斥之官而勸戚之人心收矣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為律列
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
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
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誨
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
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
就祖宗之法而固圖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
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實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
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閣選密法座
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問皆
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
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愛
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
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
運東陸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
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
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
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
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
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輪解之物管辦既苦轉運尤艱
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
核苦慮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
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輪解之
人心收矣自鈔沒法重林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
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鄰宅一封而難豚大半餓
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匿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

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
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
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
陛下知之否乎願慎鈔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
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
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
之中狼藉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
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
忠勤中藏懷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
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
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撻而左右之人心收
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
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
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而貌
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輪於質明放軍夫於
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惟陛下慎之章
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
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
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
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
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宵旰無夜憂
勤之意惟孜孜以思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
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
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
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
故即官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
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謗悉數難堪入聽

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
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齊宿七日敬獻憂危之
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
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
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
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鎮遠殺不
辜坤顯不言曲為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
往年孫不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
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
撰閩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
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
進書結納官掖包藏禍心坤馳疏力辨未幾有妄人
為閩範圖說改名曰憂危茲議略言坤撰閩範圖取
漢明德后皇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
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
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
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
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
為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
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學之罪死
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隱郭正域其一即坤
不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
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
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豫鄭唐
崇路八王若皆取盈四海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
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
啓初贈刑部尚書

李懋槍

按明外史本傳懋槍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早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槍及他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擬加禁錮懋槍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疏疏皆畱中而懋槍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獨賑恤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事亦兼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懋槍上言我祖宗之制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蓋將以明目達聰慮至深遠也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繫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孺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適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幾登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羣臣盡可依違演忍默默固位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固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劾引權杖誦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觀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

言日墮主上不得聞其過舉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還一詔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實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棟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啓初終太僕少卿

丁元薦

按明外史本傳元薦字長儒長興人父應詔江西會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徵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妒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議論調開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怙隱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

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帝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啓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竟起刑部校校歷尚書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創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顯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淮召入閣遂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遠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大則元薦與于玉立

于玉立

按明外史丁元薦傳玉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閭間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通者奏讀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儉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違鋒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壽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黃綠之隙致邪孽使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望未嘗件

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閤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奪日求殷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尋遣郎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輦欲以妖書陷郭正城王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爲妖書者搜其篋得王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驥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王立遽疏辨帝怒視其官王立獨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爲歸王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王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王立居家久之數被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言者猶齟齬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啓初錄先朝罪譴諸臣王立已前卒贈尚寶

李朴

按明外史本傳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爲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銅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願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帝不能用明年再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盛稍持議論者羣譖逐之主事沈正宗賀煊皆與相拄坐貶官朴性慤積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朝廷設官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劾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

威晚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路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覺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北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留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丁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賊私鉅萬已敗猶見雷順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趙時粥哥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張至登余懋孳李徵儀杜士全過庭訓商周祚張鈺張篤敬毛一鷺董定策輩連章醜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賊私帝稚不喜言官得杜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杜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杜再疏發亮嗣應彥彥士一甲賊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與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爲下詔切責言官略如杜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

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井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一輩甚力以兩人皆浙產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定策一驚及其黨李凌雲駱駿會姜性潘汝楨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啓初起用歷官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論詔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夏嘉遇

按明外史本傳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權諫職先注禮部主事帝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雷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丁忬教周永春御史韓汝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放廢清流天下號爲當關虎豹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銘言商周祥御史駱駉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詣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輿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已爲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撓其鋒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尚書趙煥詩教鄉人耄昏矣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武進鄒之麟者浙人僅

也先坐事請上林典簿至是爲工部主事附詩教凌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煥爲黜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香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鶴失策按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稟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參貂白鐵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辯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及亮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枉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過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戎馬蹙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故時與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遼東底事從優叙錄至是以嘉遇連劾吏部遂立擢爲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詩教與邦謂臣不得盡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揀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選等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事專優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

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邪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取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交其密後齊與浙漸相訾布衣汪文言者素遊黃正賓于玉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爲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問之諸人果相疑而鄭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關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爲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自是元趙之勢頓衰與邦竟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焉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啓中趙南星秉銓召爲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嘉遇公廉亦嘗親善及陳九疇劾謝應祥語連嘉遇備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鍛鍊光斗大中獄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

按明外史本傳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九十八卷諫諍部

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護切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時礦稅擾民應蛟上言陛下私利裕藏而不顧閭閻之傷殘少娛目前而不慮將來之隱禍馴至民窮變起瓦解勢成天下事尚忍言哉因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略朝鮮卽擢應蛟右食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車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作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賑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餉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汙萊詢之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稼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餉諸民間蓄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先行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澤水可以溉恆山澇水可以溉中山澇水可以溉襄國澤水來自鄆下西門約書用之濱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津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